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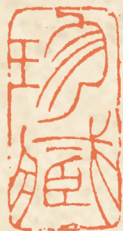
语文老师丁普元

中国小说

金麻雀获奖作家文丛·王奎山卷

王奎山、著 杨晓敏 刘海涛 秦俑、主编

《用心歌唱》
《红绣鞋》
《一缕轻烟》
《一对红》
《露天电影》
.....



中国出版集团
世界图书出版公司



作者简介

王奎山,1946 年出生于河南省确山县,1968 年毕业于开封师范学院(今河南大学)中文系。其后,在湖北省汉川县沉湖军垦农场和河南确山农村劳动锻炼。1972 年至 1985 年先后在确山任店高中和确山一高任中学语文教师多年,1985 年调入确山县文联工作。1981 年开始发表小说,1987 年创作小小说,已发表小说、散文、随笔多篇,结集出版了《加尔各达草帽》、《王奎山小小说》、《偶然》等。曾获《小说月报》百花奖,多次获小小说选刊优秀作品奖、佳作奖,2003 年获首届中国小小说金麻雀奖。

[金麻雀奖简介]

为了倡导和规范小小说文体,推介名家,遴选精品,2003 年,由《小小说选刊》、《百花园》、《小小说出版》、郑州小小说学会联合设立了“小小说金麻雀奖”。该奖项以每位作家在规定年度内创作发表的 10 篇作品为参评单元,同时参照作家的整体创作实力进行评选。第一届评选时间为 1982~2002 年度,共评选 10 人;以后每两年评选一届,每届评选 5 人。此奖项虽系民间发起,但因其全国性、权威性和公正性,已经成为中国当代文学富有影响力的重要奖项之一。

[历届金麻雀获奖作家]

第一届(1982~2002)

王 蒙 冯骥才 林斤澜 许 行 孙方友
王奎山 侯德云 刘国芳 陈 毓 黄建国

第二届(2003~2004)

邓洪卫 宗利华 刘建超 蔡 楠 刘黎莹

第三届(2005~2006)

于德北 谢志强 孙春平 聂鑫森 陈永林

第四届(2007~2008)

沈祖连 申 平 魏永贵 非 鱼 周 波

[中国小小说金麻雀获奖作家文丛]

冯骥才 《快手刘》
许 行 《白雪雕像》
孙方友 《富孀》
王奎山 《乡村传奇》
侯德云 《你要深情地看着我》
刘国芳 《风铃》
陈 毓 《美人迹》
黄建国 《一树蝴蝶》
邓洪卫 《初恋》
宗利华 《蓝颜知己》
刘建超 《朋友,你在哪里》
蔡 楠 《水家乡》
刘黎莹 《上钩的鱼都很美丽》
于德北 《百合花布》
谢志强 《桃花》
孙春平 《讲究》
聂鑫森 《大师》
陈永林 《红乌鸦》
沈祖连 《前朝遗老》
申 平 《猎豹》
魏永贵 《先生》
非 鱼 《来不及相爱》
周 波 《左边的风景》

浑然天成，大巧若拙

——王奎山小小说印象

杨晓敏

沐浴在晨曦里的汤泉池是迷人的。叠翠的山林岚气四溢，清碧的水色，在船家桨楫的乃声里，漾动无边涟漪。如烟如雾的雨丝儿，给湖光山色轻笼一袭神秘的面纱，影影绰绰地透出万种风情来。乍离嘈杂的都市，我沿着寂静的湖畔徜徉，寻觅久违了的野情野趣。莫道君行早，更有早行人。偶抬头，前方竟有人抚膝而坐，一如老禅入定的模样。如果披上蓑笠，甩一钓竿，无疑便入古诗的意境了。这幅天人合一的剪影，曾长久地镌刻在我的记忆里。这便是王奎山给我的印象。

1990年初夏，《百花园》和《小小说选刊》在汤泉池举行全国小小说创作笔会，我认识了王奎山。奎山长着一双细长的眼睛，用河南方言来说，犹如席篾子在脸上划了一道。不相称的倒是嘴巴奇大，在五官的比例中，漫画般地夸张。这一大一小，使奎山增添不少魅力。后来熟识了，我曾给奎山“看相”，信口胡诌说：“你相貌奇特，属于怪人，怪者，必身怀绝技也，不可测。你的眼睛细长而敏锐，说明肯思考；而口阔容拳，则气吞山河，这辈子操笔谋生，易成大器……”没想到一番神侃胡聊，竟使奎山有些动容，一点头，扬手在我肩上一拍，转身去了。像个谜，让人猜不透，也忘不掉。但这一拍，构成一个漂亮的小小说结尾，包含了认可和无须言传的意思。我们成了新朋友。笔会结束时，他交给我一组新作，说：“我想让你给我当一次责任编辑。”

奎山不爱说话，总喜欢听别人高谈阔论，极专注地消化着你的见解。尤其是室内聊天时，他会倚在沙发上，长时间盯着

天花板，任手指夹着的烟卷燃烧。听着听着，会从狭窄的眼缝里，瞥过一道光亮来，似乎在问，你说的都是真话吗？一瞬间，会让你的某种骄矜和浅薄，消失得无影无踪，变得认真起来。奎山“文化大革命”前大学毕业。教过书，当过县、乡级干部，长期生活在基层。这一代知识分子的命运，注定是一路风雨兼程的。厚实的生活基础加上娴熟的艺术技巧，使奎山的小小说每每出手不凡。他的小小说深深地植根于中原厚土，静静地观察着与他血肉相连的当代农民心灵变化的轨迹，以及生存方式的巨大变革，又时时深情回眸远逝的少年时代和田园生活。其作品构思、语言都富有特色，小小说集《加尔各达草帽》、《王奎山小小说》和《别情》便是极好的例证。他的创作不取材于理，而取材于情。比如《红绣鞋》，是一首感人肺腑的爱情绝唱，更是一曲荡气回肠的人性美的颂歌，麦苗不啻是民间英雄，她用一双红绣鞋证明着自己爱的坚定、执着和无私。再比如《一缕轻烟》、《母亲》等篇什，都能在看似平淡的人间烟火中，透露出作者丰沛的人生积淀，凸显出富有哲理意味的思考。朴素的文字里裹挟着岁月的风霜，让人一咏三叹；散文化白描式的语言显得恬淡优美。奎山在他的作品中，善于塑造两大类人物形象：一是知识分子，如教师、知青、艺术家等，让主人公们抚摸着历史在他们身上留下的一层层烙印，对现实生活进行深层次的思考，以此来反映知识分子的精神世界，注重表现他们的情操和人格。二是乡村人物。奎山笔下那些普通的男人、女人、老人和孩子，无不对生活充满希冀。他们纯朴憨厚、心地善良的天性，乐观豁达的处世态度，引起作者由衷的喟叹和同情。

生活中的王奎山，甘居淡泊，向往“采菊东篱下，悠然见南山”的古人情趣，任云卷云舒，我自读书写作。但在作品中，无论褒贬人物、针砭时弊或讴歌生活，其笔触不失犀利、透彻和热情，毫无矫揉造作、无病呻吟之态，渗入一个作家强烈的忧患意识和负责态度。奎山的笔，如今显得更为老辣。《割韭菜》把村干部利用职权，用蝇头小利来中饱私欲的丑恶嘴脸，把村妇贪慕虚荣的蹩脚表演，刻画得惟妙惟肖，勾勒出一幅活脱脱

的乡野风情漫画。《刨树》言近旨远,通过树根树干的无奈纠缠,透视出中国农村亘古封闭的乡间邻里关系,于斤斤计较中显宽容,牵扯出人性的藕断丝连般的黑色幽默感。此类作品中,我最欣赏《偶然》与《布袋子》。前者布局绵里藏针,寓意深长,字里行间,不动声色地拷问着俗世中的人性。面对生活,一个人应持怎么样的生活态度,如何履行自己的职责,敬业爱岗和敷衍塞责之间,究竟有多大的差距。一个字的简单纠错,何以如此繁冗甚至需付出昂贵的生命代价。我倒认为,不能动辄把所有的恶果,都无端归咎于社会问题、机制问题,而应该在我们自身的素质上,查找一下我们还缺失了什么。后者的故事很有意思,一个妇女从电视上看了英国人用布袋子取代塑料袋的做法很受启发,竟效仿起来推广。没想到不被认可,连遭碰壁后只好暗自流泪。我们当然要问这究竟怎么了,难道人们不知道绿色环保的重要性了吗?可很多时候,有关部门宁肯用很长时间花费精力把这样的人和事树成典型、模范来宣传,却极少动脑子把它转化为条例、条令让人依律遵循,其结果往往只能事倍功半。

2007年5月的“中国郑州·第二届金麻雀小小说节”上,评论家韦妙才在少林寺抓拍了谢志强、王奎山、沈祖连、刘国芳的合影照,并取名曰“小小说的‘四老’”。我乍看照片的瞬间,脑海里便打开了记忆的闸门。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,以他们为代表的“小小说专业户”们,为小小说这种新文体的成长,一路风雨兼程,不弃不离,如影随形,立下了汗马功劳。奎山的乡村风情系列、国芳的青春哲思系列、志强的先锋魔幻系列、祖连的三岔口人物系列,在长达二十多年的文学阅读中,曾倾倒了两代读者。可以说,他们每一个人,都是小小说的开拓者、奠基人和红色记忆。他们是小小说的脊梁,是后学者的楷模。他们是一个个闪烁在夜空的文曲星,是小小说长河里手持红旗的弄潮儿。以他们为代表的小小说中坚力量,埋头耕耘,淡泊名利。照片上的“四老”,那种从心底流露出来的恬淡、自信和安详,着实让人感慨万千。自“汤泉池笔会”以来,我和“四老”有着割舍不断的情谊,从开始的编作关系,到文友,

到朋友，无论书信往来、电话问候或笔会聚首，来也匆匆，去也匆匆，萦绕心头的，永远都是浓郁的小小说情结。

进入新世纪之后，奎山由早期的对知识分子和底层小人物的写作，逐渐转入对社会问题、人类自身问题的思考，以低姿态的进入，尤显贴近生活。谈到我们拿不到诺贝尔文学奖时，有人戏言，国外许多“贵族作家”是通过写作把自己变成了平民，而中国的许多平民作家，则是通过写作，试图把自己变成“贵族”。这话放在奎山身上，起码不太合适。奎山曾说：“书是有生命的。书的生命就存在于被人阅读中。”他一直保持着“为弱势群体”写作的人文情怀。有人说，小小说是一种机智的艺术，信然。但王奎山不属于机智型的作家，乍一看，作品中似乎也少了些“天才”的成分。然而好作品都是浑然天成的，有时需吟诵再三，才能欣赏到它深藏的美，由此而论，谁说大巧若拙不也是一种境界呢？

（杨晓敏，现任河南省作家协会副主席，《小小说选刊》、《百花园》主编，曾荣获“小小说事业家”等荣誉称号）

语文老师丁善元

丁善元是个教语文的。多年的语文教师生涯，培养了他对文字的特殊情感。丁善元最见不得的是错别字。了解他的人都说，丁老师跟错别字有仇。曾经有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，他批改学生的作文啥也不改，就光改错别字；评讲作文的时候啥也不讲，光讲错别字。时间长了，就有学生和学生家长把这一情况反映到学校领导那里。学校领导找他谈话，他反倒振振有词，说，写文章，如果连字都写不对，还能谈得上别的吗？领导说话非常委婉，说，你说的当然有道理，但这只是作文教学的一个方面。丁善元说，要不你教，让我教，我就这样。领导笑笑，拍拍他的肩膀，走了。丁善元回到班里对大家说，大家要是愿意跟我学，就按我说的办；如果不愿意跟我学，请向学校领导要求换人。大家都听说丁善元教语文有一套，哪敢要求换人。没办法，只好按丁善元说的办，先把错别字消灭掉。久而久之，学生们都养成了一个好习惯，遇到不会写或拿不准的字，就查字典，决不写错别字。正因为如此，丁善元教出来的学生，写起文章来，一般都能做到文从字顺，考试的时候，分数都比较高。但是，从内心深处讲，丁善元对当前的应试教育是反感的，是不满意的。他所向往的是过去那种私塾式的教育，一个人，领着一二十个孩子，大声地念书，背书。孩子们念书的时候，自己也念书，念自己喜欢的书，也大声地念，像三味书屋的那位先生一样。然后，就让学生背书。不会背？把手伸出来，啪啪两板子。想一想，那该是一件多么令人神往的事啊！

丁善元退休了。退休之后，丁善元每天下午都出去走路，一走就是两三个小时。不出去不知道，一出去吓一跳。在这之前，丁善元基本上是个桃花源中人，平时没有大事根本不出校门，即使出去也是打车匆匆来去。

这一出去走路，才发现大街上到处都是问题。什么问题呢，错别字。大街上错别字简直太多了，一抓就是一大把。你看，那边过来一个收破烂儿的，蹬着一辆破三轮车，悠哉游哉，一边走，一边吆喝：收破烂儿！丁善元一看三轮车上的牌子，气就不打一处来。丁善元叫那收破烂儿的，收破烂儿的，你过来。收破烂儿的以为生意来了，忙乐颠颠儿地跑过来，问，有破烂儿卖吗？收破烂儿的指着三轮车上的牌子说，你看，旧家俱（具），旧电器，破铜烂铁，书本报纸。丁善元指着家俱的“俱”字说，你这个字错了，应该是工具的“具”。收破烂儿的笑笑，说，是那个意思就行了。丁善元说，那不对，意思完全不一样。再说，别人看见也笑话。收破烂儿的说，好你个大叔哩，俺一个收破烂儿的，还怕谁笑话呀，谁想笑话谁笑话。你这就不对了，丁善元指着不远处的过街横幅说，你看，人人都是城市形象，人人都是投资环境！收破烂儿的笑了，说，大叔你可真会说笑话，俺一个收破烂儿的，巧要饭儿的罢了，管他什么形象不形象的。说着话，收破烂儿的就要走。丁善元说，你站住！说着，丁善元走进附近一家文具店，买了笔墨出来，当场把那个错字改正过来。收破烂儿的说，老同志，真服了你了！

还有一次，丁善元发现一家火锅店的招牌上，火字上的两点掉了，成了“人锅”。丁善元进到火锅店就要见老板。服务员见他一大把年纪，不知道他是干什么的，就把老板找了出来。待丁善元说完问题，老板非常感激，表示马上就找人改正。过了几天，丁善元发现火锅依然是“人锅”。丁善元非常生气，再次找到那家火锅店的老板，责令他立即改正。当时正是营业时间，丁善元的声音又非常之高，引得大厅里的食客纷纷注目。老板隐隐有些不悦，给下面的人暗暗使了个眼色，几个年轻人架起丁善元往外就走。丁善元十分愤怒，一边挣扎，一边大声呼叫。周围马上围上了一大片人。有人看到情况比较紧急，就拨打了110报警电话。不一会儿，警察就赶来了。丁善元见警察来了，忙抢上前去对警察说，警察同志谢谢你们，我们是朋友，这是我们自己之间的事，用不上你们帮忙，谢谢你们，谢谢你们。警察非常生气，一边往外走，一边说，谁报的警，吃饱了撑的？老板这时闻讯赶了出来，拉住丁善元的手又是点头又是哈腰的，说，老人家你放心，明天我要是不让人改过来，你吐我脸上。第二天，丁善元从那家火锅店门口经过的时候，发现错误果然改正过来了。丁善元像个孩子一样笑了。